

文艺观察

“打开”电影的无限可能

——第十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留下的思考

任姗姗 潘俊强

第十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了。这是“十五”开局之年举办的首个大型电影节展。10天盛会，以热爱为名，影人影迷跨越山海会聚北京。139个国家和地区的1826部影片角逐“天坛奖”，国际影片占比达88%；17个城区，50余个商圈，带动消费突破157.1亿元……一系列再创新高的数据，清晰展示北京国际电影节（以下简称“北影节”）的成色和实力，也鲜明彰显中国电影、中国观众、中国市场的强大吸引力。

一个成熟的电影节，其风向标作用在于前瞻与瞭望。10天里，业界对“AI热”“电影+”和观众审美的解读，为我们留下意味深长的思考。

解读“AI热”从工具的革命到革命的工具

AI(人工智能)浪潮席卷而来，透过北影节多个论坛上的讨论，可以看到技术端、平台端、创作端面对“AI热”的复杂态度，也可以读懂AI浪潮之下，电影的变与不变。

一方面，技术端的模型能力呈指数级进化态势，生产效率持续提升。技术迭代，随之带来创作思维的跨界和艺术面貌的新生。本届北影节，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单元主赛道及万相妙思主题赛共收到来自中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日本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2840部参赛作品，较去年增长89%。

另一方面，创作者在焦虑与坚守间反复拉扯，他们强调故事、情感、人的审美与表达始终是创作的核心，无法被AI替代。而“AI没有目的地，AI将渗透所有领域”几乎成为创作者的共识。有人发问：“AI热”是切实的技术拐点还是过度预期带来的泡沫？对于电影工业、电影美学，AI到底意味着什么？

如果说传统电影是共创，由导演、编剧、摄影、演员、美术等部门各工种共同激发、共同创造，AI则可以改变电影的作者性。近两年，AI爆款持续出现，AI这一革命性的工具，是否会催生新的美学？导演俞白眉多次参加AI创作的评选，他坦言“同质化太严重”，大多是未来赛博、萌宠、古风3种风格。“AI是了不起的工具，但目前很少有人在做相似的事情。”



图①为“北京展映”单元排片表，图②为观众参与“无界∞沉浸”单元。

“人心、人性、人的灵魂，以及人类灵魂闪耀的时刻，是电影最有价值的地方，也是电影赢得观众尊重的原因。”导演易小星呼吁，面对AI，不能急功近利。

“AI如巨大海啸，我们可能要调整工作方式、生活方式，调整我们的泳姿，甚至可能要重新学会游泳，但绝不是像邯郸学步那样，忘记我们原来的走路方式。”北京大学教授陈旭光认为。

自诞生的那一天开始，电影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新技术为核心的强大推动力。北影节上，多位电影人强调：技术永远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如何讲好故事。

解读“电影+”电影经济的新生态蓬勃生长

2025年，虚拟现实电影首次获颁“龙标”，相关试点、联盟及影院陆续落地。本届北影节，“无界∞沉浸”单元展区由去年的2000平方米扩大至5000平方米，包括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MR(混合现实)等在内的50余部全球优质虚拟现实作品集中展映。短短一年，虚拟现实电影的创作已渐成气候。这是“电影+科技”的一个鲜活注脚。

现实电影的创作已渐成气候。这是“电影+科技”的一个鲜活注脚。

以电影为牵引，文旅商旅深度融合，联动17个城区，50余个商圈，1500余家商户，10条旅游线路，吸引客流突破5090.7万人次……本届北影节，“电影+文旅”也加出了新的想象空间。

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中国电影资料馆发布的“电影经济贡献统计”研究在北影节上被屡屡提及。以“电影+”为代表的创新结合，正推动产业实现全方位的价值重塑。“电影+科技”让虚拟制作、人工智能从概念走向应用，重塑了生产流程和成本结构；“电影+文旅”让光影艺术与在地文化、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开拓了电影作为内容引擎的消费模式；“电影+IP”让内容构建起跨界、跨品类的价值生态，开辟了多元变现的广阔蓝海……伴随产业边界的不断拓展，价值内涵的日益丰富，电影经济的新生态正在蓬勃生长。新生态的生命力，正在于这是一个开放、包容、互利、共生的现代体系，一个链接电影与千行百业的繁荣生态。

电影经济如何能生机勃勃？中影集团副总经理高山用“两个逻辑”来分析：一是内容产出逻辑，只有好作品才能产生好的“电影+”，才

打动人的表演往往是安静的

陈 晓

我跟随着很多角色走过他们的人生。从电视剧《梦华录》的顾千帆到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的沈星移，再到电视剧《大宋人》中的古平原，他们让我更加坚信，只有真正走进角色，表演才能直抵人心，也促使我不断思考，演员的本分是什么，表演的根在哪里。

表演不是炫技，而是把人演“真”，把心演“诚”。每个人物都有来路、有去处，塑造人物，要先懂人心——懂他的挣扎与坚守，懂他的沉默与滚烫，懂时代落在他人身上的分量。所以，我偏爱那些扎根生活、有成长轨迹的角色，他们让我走出自我，去看见不同人生，也在角色里照见自己。

电视剧《人生之路》中的高加林，这个从黄土地上走出来的年轻人，有不甘、有迷茫，始终坚守心底的善良。我从他身上感受着一个年轻人的孜孜以求、上下求索，观众也在他身上看到了熟悉的处境、共通的情感，产生了共鸣。

《冰雨火》中的吴振峰在黑暗与光明间行走，却始终守住内心的正义。为贴近角色，我不断寻找他沉默背后的力量，也逐渐体会到，演员通过人物传递的是故事，也是对正义、坚守与希望的表达。当角色能够给予观众一种正向的信念，表演才真正完成了它的使命。

我常提醒自己，表演要关注人物的内心逻辑。古平原对商道的坚守，对信义的执着，与我希望演好每一个角色的信念恰好形成了呼应——二者都需要长期的耐心、持久的努力。无论命运如何变化，古平原从未放弃内心的方向。这种克制而持久的力量，让我在表演中不断思考做演员的初心。

如今影视行业的创作节奏明显加快，快速更新的信息环境里，“被看见”似乎变得越来越重要。可我相信，真正打动人的表演往往是安静的。生活中，我惯用“很淡”的方式表达自己。演员需要做的，不是放大情绪，而是理解情绪为何存在。当人物拥有真实的内心逻辑，表演自然会被观众感知。

倾听角色，也倾听生活本身。只有当演员放下“预设”，走进生活，人物才可能慢慢显现出来。有时拍摄结束，我会感到角色留下的影响比想象中更久——看待世界的方式、面对困境的态度，都潜移默化地进入我自己的生活中。

如果说演员是一座桥梁，那么角色便是桥上来往的人。观众看到的不是桥本身，而是那些人物与时代之间的故事。能够把人物的情感与命运诚实地交到观众手中，是演员最重要的职责。

(作者为青年演员)

他的灵魂里藏着纯粹的爱

——我为什么写王洛宾

邹 静 之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是孔子对《诗经》的总结性评价。《诗经·国风》中的大部分诗歌都是从民间采集来的，真实、质朴、优美。孔子在《论语》中说“不学诗，无以言”。说出了兹事体大，大到不仅仅在文学艺术这一层面。

王洛宾先生穷极一生创作搜集整理传播了近千首民歌。多亏有他的收集整理和创作，我们国家西北民歌的宝库才得以建立和流传。他带着西北民歌，无论从纵向的时间传播，还是横向广度的传播，都达到了世界级高度。在当下，这样的成就，谁能说不是个大事呢。

龙马社成立了18年，我是创始人之一。我的舞台剧写作是在经历了诗歌、散文、影视文学之后，到本世纪初给北京人艺写话剧《我爱桃花》开始的。到写《情歌》前，已创作并上演了12部舞台剧，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要写王洛宾的一生，尤其在怎么写时，就摸不着头绪。先一个想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他经历了那么多的颠沛流离、艰难困苦，一



音乐话剧《情歌》剧照。龙马社供图。

直在写情歌，哪怕是在苦狱中也在写情歌。《撒阿黛》前4句这样写：我喜欢坐在大门外，撒阿黛；瞭望那远方的山崖，撒阿黛；在那山崖的一角，撒阿黛；飘浮着美丽的白云彩，撒阿黛。这与他草原上写的情歌没有太大区别，他表达的还是美丽、爱情、大自然。“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冯梦龙语)王洛宾一生以他特有的精神支撑，以情歌的方式表达着他真挚的心。这些歌能留在人间，是对《诗经》传统的延续。

因此我笃定，这样一位镌刻在音乐史上的人物，一定要用心

用情地书写，让更多人知晓他的故事。透过他的一生，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他的内心何等坚韧、精神何等强大，一生只执着于传歌这一件事，心无旁骛。

他的灵魂里藏着纯粹的爱。他把所有情感都倾注在这片土地、倾注在民歌、倾注在对世间美好的追寻里。心中揣着这份不掺杂质的爱，才能创作出那么多打动人心、跨越时空的经典歌曲。这份大爱，正是他音乐的灵魂，也是他最值得被铭记的精神底色。

他这一辈子活得超然。他个人对民歌的贡献，他对创作方

向的坚守，他对自己痛苦的超然，他的个性，都激发我想写的欲望。

传记不能写成流水账。《情歌》的结构，就是以几首情歌贯穿他的人生。我不想以几幕的结构，或者三一律的格式来写，我想写一种新的格式，用一场一场的结构来写，聚沙成塔，招之即来，用之则散。我觉得，对现在习惯看短视频的观众，会挺有作用。尤其在剧场，你不拉住他，他就会看手机，或者“抽签”(走了)。这种结构也得到了龙马社和张国立导演的认可。国立导演想得更细致，他的贡献非常大，现在看来效果非常好。

剧本里，不论是王洛宾和韶华的交流，还是他的独白，包括两个王洛宾之间的对话，除了人和情以外，他对人生的思索也都有了。这部戏有爱有怨，有生有死，能看到王洛宾作为一位艺术家为自己真心追求的艺术而活。我和国立，包括全剧组的孩子都是带着致敬的心情来创作这部戏。没想到观众的反应这么好，很多人给我发消息，说泪流满面，我很感动。

感谢他的一生，感谢他所经历的东西，感谢他那些流传经久

(作者为音乐话剧《情歌》编剧)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海报。片方供图。

那一轮象征希望、团圆与不朽的明月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的精神内核

张 永 新

里街道上的众生百态、不屈的知识分子、爱国商人……他们的悲欢离合、被战争戕害后的勇敢、成长与觉醒，是民族精神最鲜活的载体。

我出生在山东，从小听长辈讲述抗战的故事，对战争加诸普通人的残酷有着深刻的认知。我想把这种认知，连同对民族韧性的敬畏，一起讲给大家：我们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但也决不是一个可以任人宰割的民族。

在这样的思索之下，可以串联中国人情感的“中秋节”以及“月亮”这个意象自然而然地浮现——在无数个中秋之夜，照亮破碎山河与混乱亲人的同一轮明月，也是连接前线与后方、生者与逝者的永恒见证。以故事发生的9个不同的中秋节作为叙事脉络，让月光洒在张云魁、丁玉娇、孟万福、田家泰、张汝贤、韩小月等不同身份的普通人身上，追问国难之下，每一个人如何选择、蜕变与超越。这轮明月，最终指向我们共有的文化基因与情感结构——那是一种即便身处至暗时刻，对团圆、安宁、尊严和对“堂堂正正”依旧永不磨灭的渴望。

确立了“人民视角”与“月亮意象”的经纬，创作便成了一场在严谨考据与高度提纯的艺术表达之间寻找平衡的跋涉。细节上，我们力求真实：剧中使用的报纸、法币、船票、台词涉及的上海的菜价、地理位置、川军的草鞋绑法、日军的装备、难民服装的质地与破损程度，乃至厨房里的酱油瓶、医院手术刀、行李中的音乐盒，包括不同历史阶段服饰的变化，都需要严谨考证。在场景与道具上，我们追求带着“过去呼吸的真实感”，让场景、道具跟演员一起“诉说”历史。包括剧中所有关键历史节点中，挂在天上的那轮月亮的月相，也是精心考证过的——淞沪会战爆发、南京城破、台儿庄大捷、抗战胜利日……我们查考历史资料，用特效还原事件发生当天的月相，就是想让观众感受到，历史并非遥远模糊的背景，它确实发生在具体某一天、某一刻，是被凝视过的现实。

拍摄本身是一次身体力行的“沉浸”。重现淞沪会战战场，我们在相似的地貌挖掘战壕，地

创作谈

再谈昆剧《十五贯》的复排

袁国良

1956年4月的北京，浙江昆苏剧团带着《十五贯》连演40余场，观演人次超7万，盛况空前。当年5月18日的人民日报刊发社论《“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曾经濒临失传的昆曲由此重新焕发生机，《十五贯》则被周总理称赞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榜样。

如今70年过去了，在国家的扶持下，一代代昆曲人的坚守下，古老的昆曲正真切地观照着当代人的精神世界。而面对纷繁多样的艺术形式，如何进一步打动当代青年，是我作为昆曲演员必须研究的课题。

这次复排《十五贯》是一次探索。以往昆曲给大众的印象多是才子佳人戏，节奏缓慢，文辞古典。《十五贯》历经老艺术家的几番改编，将最初蓝本清代朱素臣的传奇《双熊梦》中的双线剧情，改为仅保留苏戍娟与熊友兰的单元情节线索，并删除了生旦成婚的套路式结尾、神明托梦指引翻案的剧情，突出况钟为民申冤的品性，以及戏核“访鼠测字”体现出的智慧谋略。改编而得的《十五贯》，剧情紧凑，节奏明快，唱词明白通俗易懂，符合现代审美，能够打破观众对于昆曲的“刻板印象”，极大降低了欣赏门槛。破案审案这样的硬核内容，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很强的吸引力。

2025年我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时，与上一位获得梅花奖的昆曲老生已相隔了整整20年，而我也只是第四位获此殊荣的昆曲老生。《十五贯》中况钟、过于执、周忱等角色，覆盖昆曲老生行当大类下“正生”“外”“末”不同的细家门，可以说是一出昆曲老生行当的标杆剧目。不同于生旦戏的唱腔细腻、婉转抒情，《十五贯》的着力点在于对内心戏的表现上，可以看作是昆曲老生演员的艺术试金石。此次复排，从行当建设的角度来说，是期望这个戏救活过一个剧种之后，再“救活一个行当”。

20多年前，我在上海昆剧团时，在计镇华老师的悉心指导下，与当时年近七旬的刘异龙老师一同排演过《十五贯》，如今又在北方昆曲剧院的大力推动下复排这个戏。对于剧院，这是对优秀传统剧目的引进、传承与传播，对于我个人而言，仿佛是这20余年艺术积淀的一次检验。戏曲是程式化表演，将演技技艺尚且青涩的演员放在框架之内，依程式而行，不至出格，戏就能演；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技艺的成熟，就需要“跳出”程式而演人物，虽在条条框框之内，却要游刃有余地在其间自由行动。从模仿式表演到思考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身段下况钟的心理动态，将人物塑造出鲜活立体感，我受益良多。

此次复排的舞台呈现，力求坚守昆曲传统美学的根基，仅以简约影片作交代故事场景之用，满足现代舞台立体化视觉效果的基础需求，确保布景不至于喧宾夺主抢了戏。我们试图在尊重老戏迷的传统审美与吸引新戏迷的眼球之间寻找平衡，也在“古韵”与“现代”之间寻找最优配比。

本次复排首演后，我翻看了各社交平台中青年观众的反馈，发现真的有不少观众是初次接触昆曲，《十五贯》成了他们的“入坑”之作。如今我们虽难以重现当年的盛况，但已深切感到前景可期。

(作者为北方昆曲剧院演员)



昆剧《十五贯》剧照。袁国良供图。

下水瞬间涌出，演员们就和当年的先烈一样，浸泡在泥水中完成表演。这种“遥远的呼应”让我们所有人确信，过去并未走远，先烈们的血性可以通过最质朴的创作方式，被真切地感知和传递。

那些被史书忽略的“非典型时刻”，如琥珀般，凝固了一个民族最细腻的情感与最顽强的生命力。于是，我们捕捉了这样一些“闲笔”：1937年南京沦陷前的最后一个中秋，防空洞里，素不相识的民众分食一块来之不易的月饼，无言却温暖；在前线的恐惧时刻，士兵轻轻哼起家乡小调；逃难的人群在精疲力竭的深夜，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望向那轮清辉依旧的月亮……这些时刻充满了人性最本真的光辉。中华民族的韧性，不仅体现在慷慨赴死的壮烈里，也体现在绝望时彼此扶持的微光中。

着力描绘中国人民在苦难中的尊严、在黑暗中不灭的善良、在压迫下勃发的生命力，最终要传达的，是对和平的珍视，是对“人”的价值的捍卫。张云魁的求索，丁玉娇的成长，孟万福的困惑，他们所面临的选择与困境，语境是历史的，但其内核具有跨越时代的普遍性。

用镜头雕刻下那一段“八千里路”的艰难与壮阔，因为那一路照耀着前人不照耀着我们的，是同一轮象征希望、团圆与不朽的明月。

(作者为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导演)



本版邮箱：ysjbsj@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任姗姗 版式设计：赵德汝